外甥罵娘舅

樂朋

金聖嘆和錢謙益，是外甥與娘舅的關係。常言道，外甥娘舅一家親，打斷骨頭連着筋。做外甥的，總得給娘舅留點情面。但是，因爲錢謙益當過崇禎朝經略相公，後來卻做了李自成的書記官，清兵入關時率先投降，以禮部侍郎掌秘書院事，有失大節；所以，外甥金聖嘆很瞧不起這個親娘舅，一有機會必對其冷嘲熱諷。

有次錢謙益做壽，大宴賓客。來捧場的有許多官場中人，紅頂子、藍頂子、銀頂子、水晶頂子，搖來晃去，彈冠相慶。礙於母親顏面，金聖嘆坐船從蘇州到常熟錢府祝壽。席面上酒過三巡，一幫賓客起鬨，要大才子的金聖嘆當場題詩作對；推辭不得的外甥就揮筆寫下一聯：「從明從賊又從清，三朝元老大奸臣。」錢謙益氣得兩眼翻白，癱坐在太師椅上，金聖嘆擲筆揚長而去。

這眞是「忽發狂言驚滿座」。（杜牧《兵部尚書席上作》詩）外甥臭罵娘舅，喜慶壽宴不歡而散。金聖嘆題聯，不光是對親娘舅臉面摑掌，而且他的狂放和不識抬舉，也把前往捧場的大小官員都給招惹、羞辱了。試想，你金聖嘆罵娘舅是無恥之尤，不等於嘲笑、戲侮到場賀壽的官員麼？不是成心對朝廷不恭敬麼？

金聖嘆的張狂性格和另類言行，屢屢引發地方官紳忌恨。譬如參加科舉考試，學政大人監考，試題是「如此則動心否乎？」他在試卷上寫道：「空山窮谷之中，有萬兩黃金就放在那兒，另外還有一位絕色美人。試問動心否乎？我說動、動、動……」一連寫下三十九個「動」字，大搞惡作劇。第二年再考秀才，題目爲「孟子將朝王」。金聖嘆沒多久就交卷，監考官奇怪，拿起試卷一看，只見四個角上各書一個「吁」字，此外一無所有，面對考官質問他還狡辯，當即被趕出考場。如此目無領導，不守規矩，無組織無紀律到極點，官府能給金聖嘆好果子吃嗎？

果然，待到「哭廟案」一出，金聖嘆這個聚衆遊行、請願書的起草者，就被江蘇巡撫朱國治一道密摺，定了死罪。十八個領頭請願的，不分首從，一律斬決。離經叛道、倜儻不羈的金聖嘆，就這樣丟了腦袋！

其實，金聖嘆死得有點冤。什麼煽動鬧事、抗糧抗捐、衝擊大典之類罪名，都是藉口。用魯迅的話說，他的立場「近於官紳」，「並非反抗的叛徒」。（《南腔北調集．「論語一年」》）他也不是死於清朝「文字獄」，而是「因爲他早被官紳認爲壞貨了的緣故」。（《談金聖嘆》）從科場考試到娘舅壽宴，金聖嘆不知道開罪於多少官場中人。其狂浪張揚的另類作派，讓官紳們恨得牙癢癢，早想好好修理這個才子了。所以，一個「哭廟案」，便撞到了官紳的槍口上，金聖嘆必死無疑。這，正應了一句西方格言：性格決定命運。

以腰斬《水滸》聞名的金聖嘆死了三百多年。但是，一個體制內的大才子、文學批評家，卻不爲這個他所孜孜維護的體制容納，反遭冤枉殺頭，箇中之奧秘，當須細細端詳。

天妒英才螢明滅，人間惟餘長嘆息。

光芒四射的音樂殿堂

風雨

座落在布達佩斯市的李斯特音樂學院是歐洲最著名的音樂高等學府之一，在國際音樂界享有盛譽，它由匈牙利著名的音樂家李斯特創建，一百年來培養了許多著名的演奏家和作曲家。說它是學院，不如說它是一座宮殿，一座光芒四射的音樂殿堂。

這是一座風格獨特的五層建築，建於一九〇四－一九〇七年。朝西開的正門門額，端坐着比眞人還要大些的李斯特青銅坐像，坐像目光堅毅、傲岸、高瞻遠矚，坐像下面是六個兒童頭像浮雕。房頂的挑檐上，則站着兩尊古羅馬神話中智慧保護神格尼烏斯塑像，正門門廳內，有李斯特再傳弟子、近代匈牙利音樂巨匠巴爾托克．貝勞的青銅塑像。門廳上前是一個寬敞的前廳，從這裡可以通往學院的各個部分。前廳正後面是大演出廳，可容納一千二百人就坐，廳內牆上鑲嵌着各種各樣的雕飾。舞台上方安置着一架巨型管風琴，上面書寫着一行拉丁文，直譯成漢語是：把心提起，安靜下來。即屏氣、凝神之意，也就是讓人們安靜下來注意聆聽。

李斯特音樂學院的大演出廳是布達佩斯最大的專業演出廳和比賽場所，匈牙利的很多重要音樂比賽都在這裡舉行。二層比一層要華麗，以金色爲主的各種雕飾，將廳內裝飾得金碧輝煌，一片燦爛。尤其是正牆壁上鑲嵌的大型壁畫《藝術的春天》，格外引人注目。畫面表現是一個音樂寓言，正中上方是象徵藝術的裸體女神，腳下是藝術的源泉，兩側爲伴奏者，泉水兩側則是藝術的崇拜者。

李斯特在音樂學院任教時，創下現稱爲「大師課」的教學方式。這種「大師課」並不另外收費，只是在開課前，會要求學生先克服掉所有技巧上的問題，李斯特才能對詮釋方式和風格與學生做充分的溝通和討論，類似於現在博士生指導課。

在匈牙利許多知名的音樂家中，其中最爲人熟知的就是在布達佩斯創建音樂學院的李斯特。李斯特是一位傳奇的天才鋼琴家、作曲家和指揮家，他七歲時開始學習鋼琴，因天資出衆被公認爲「莫扎特第二」。他先後在維也納、巴黎、倫敦等地求學和演出並獲得了成功。他的作品與其他匈牙利作曲家同樣都隱含高貴的愛國情操，觸角深入民間大衆，反映社會。

周信芳會主演話劇《雷雨》

沈鴻鑫

今年是京劇大師周信芳（藝名麒麟童）誕生一百一十五周年。周信芳雖然是一位京劇藝人，但他與新文藝形態的話劇十分有緣。一九二三年他結識了著名戲劇家田漢，並成爲莫逆之交，經常在一起交流心得，切磋藝術。一九二七年，田漢在上海創建了我國著名的話劇團體「南國社」，並兼任上海藝術大學校長。就在這一年，周信芳應田漢之邀也加入了南國社，並擔任南國社的戲劇部長。他參加了南國社在上海舉辦的「魚龍會」演出，與歐陽予倩合演由歐陽予倩編寫的六幕京劇《潘金蓮》。這個劇大膽地把潘金蓮作爲一個叛逆的女性來描寫。劇中，周信芳飾演武松，歐陽予倩飾潘金蓮，高百歲飾西門慶，周五寶飾王婆，唐槐秋飾何九叔，唐叔明飾鄆哥，顧夢鶴飾張大官人的家人。這是京劇演員與話劇演員同台演出的一次盛舉。周信芳還經常參加南國社在學校舉行的文藝討論會，還爲南國社演出租借場子等事宜奔波周旋。通過這些活動，周信芳接受了新文藝思想，並開始研讀魯迅的作品。

不僅如此，周信芳還正式登台演出過話劇。那是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孤島上海的進步人士爲了救濟難民，聯合舉辦了慈善義演。周信芳領導的移風社，也積極參與其事，並與一些文化界人士聯合演出了話劇《雷雨》。演出地點是卡爾登戲院。周信芳扮演主角周樸園。其他演員大多爲移風社演員，還有一部分則是文化界、電影界、新聞界人士。金素雯飾繁漪，桑弧飾周沖，胡梯維飾周萍，高百歲飾魯大海，張慧聰飾四鳳，馬綺蘭飾演魯媽。導演是朱端鈞。

周信芳曾多次與話劇演員同台演出過，所以對話劇有一定程度的熟悉與了解。但正式演出話劇，這是第一回，京劇名伶客串話劇，這在菊壇也屬首次。話劇與京劇表演藝術的手段有所不同，京劇有唱、念、做、打「四功」，而話劇主要依靠對話和動作來表現，再說，周樸園這個人物性格複雜，刻畫起來難度很大。周信芳演出《雷雨》時，還是按照話劇的表現手法，同時又借助於演京劇時擅長做工的長處，他以具有感染力的台詞和豐富的表情、神態成功地塑造了周樸園的藝術形象。第二幕，周樸園與侍萍會面一場，周樸園開始不知在他面前的就是侍萍，因此向她打聽當年侍萍跳河的情況，表現他對往事的眷戀。這位並不相識的老媽子十分熟悉當年的事情，使他心生疑慮與警覺，他幾次突然問侍萍：「你——你貴姓？」「你姓什麼？」「你是誰？」周信芳處理得很有層次。最後一幕，周樸園叫周萍來認生母：「萍兒，你過來。你的生母並沒有死，她還在世上。」周萍半狂地說：「不是她！爸，不是她！」周樸園暴怒地說：「跪下，認她！這是你的生母！」這裡周信芳以他特殊的「麒派」嗓音念出這些話劇台詞，更加強了劇情的緊張空氣和藝術感染力。

此劇演出後，反應極爲強烈。報紙上發表評論，稱讚周信芳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周信芳自己感受也很深，他對別人說：「對於人物性格的分析和角色的內心活動，話劇在這方面抓得很緊，演員的體會也深，京劇如果也能夠這樣，那就好了。」導演朱端鈞也認爲，這次與戲曲藝術家合作，自己從中得到了不少藝術滋養。這是一次話劇界人士與戲劇界著名演員的合作，他們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對於彼此藝術上的長進，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拜謁伏羲陵

李如志

我懷着無限崇敬的心情，專門前去河南淮陽拜祭嚮往已久的人類始祖，太昊伏羲的陵墓。來到淮陽之後，我由敬仰而變爲敬畏，如今這個河南周口市的淮陽小縣，竟有如此衆多的歷史遺跡，稱得上華夏文明的主要淵源。

進入淮陽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片闊大的水域，水光浩淼，波光粼粼，如湖似海，一望無際，俗諺云：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先有三皇來治世，後有五帝來爲君。而以淮陽爲都的太昊伏羲爲三皇之首。

相傳，出身於甘肅臨洮的伏羲是少昊族的部落酋長，爲了拓疆擴土，他率領自己的子民沿黃河東下，一路走來，到達雷澤就是現在的淮陽龍湖，在這裡安頓下來，開始了他的偉大事業，對人類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從淮陽留下的歷史遺跡和歷史記載，伏羲，功蓋百王，德配天地，他的主要功績是：當年龍湖這一片水域，就是上古時代的雷澤，是天然的魚米之鄉，伏羲從黃土高原走來，來到雷澤之岸，靠採集自然果實和集體狩獵的生活手段已不能滿足族群的生活需要，爲了生存和發展，伏羲中觀萬物，作結繩以爲網罟。

這一劃時代的發明創造，提高了人與自然作鬥爭的能力。這與民間傳說中，一般都說網是伏羲發明的相符，歷史典籍中《史記》、《易傳》、《漢書》也有記載，可見這個傳說是有歷史根據的，是可信的。

淮陽有畫卦台和白龜池，這裡是八卦的誕生地，是伏羲創造了八卦，這是沒有異議的。《易．繫辭下》稱：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於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天象和地象，那隻白龜甲上的紋路啓迪了伏羲的智慧，開創了中華文化的先河，天人合一的哲學命題的提出，陰陽學說的辯證思維方式的創造，讓中華民族走在了人類思想的最前列。

同時八卦符號的畫出也爲文字的誕生奠定了基礎，歷史上也有人說伏羲創六書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形聲，此論尚待研究，但使義理必歸文字，文字必歸六書，以同文而代結繩之政，伏羲做出的偉大貢獻當是準確無疑的。另外伏羲還在淮陽養犧牲充庖廚，開闢了原始畜牧業的新時代，使華夏先民生活有了進一步的富足和保障；伏羲還結束了古代先民棲無定所，穴居野處的生活，始建屋廬，去巢穴之居有了固定的住處，使人類文明向前邁了一大步；他嘗百草，刺九針，造干戈，飾武功，以龍紀官，分理海內，傳說中伏羲人面蛇身，史謂中國人是龍的傳人蓋出於此。

遊罷龍湖，我來到太昊伏羲陵，它位於蔡河北岸，殿宇巍峨，氣勢恢宏，形制威嚴，松柏掩映，卓越非凡。我去過陝西的黃陵，寶雞的炎陵，與此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倒與北京故宮如出一轍，在佔地近千畝的陵廟景區，在長達八百七十五米的中軸線兩側，排滿了各種建築，以外城、內城、紫金城三道城牆護衛，顯赫的氣派，讓人油然而生崇敬。

當我遊完出來，才悟出箇中原委：太昊伏羲陵之所以有了目前這等規模，竟與明洪武帝朱元璋，永樂帝朱棣，嘉靖帝朱厚熜的沒有自信和心中有鬼大有干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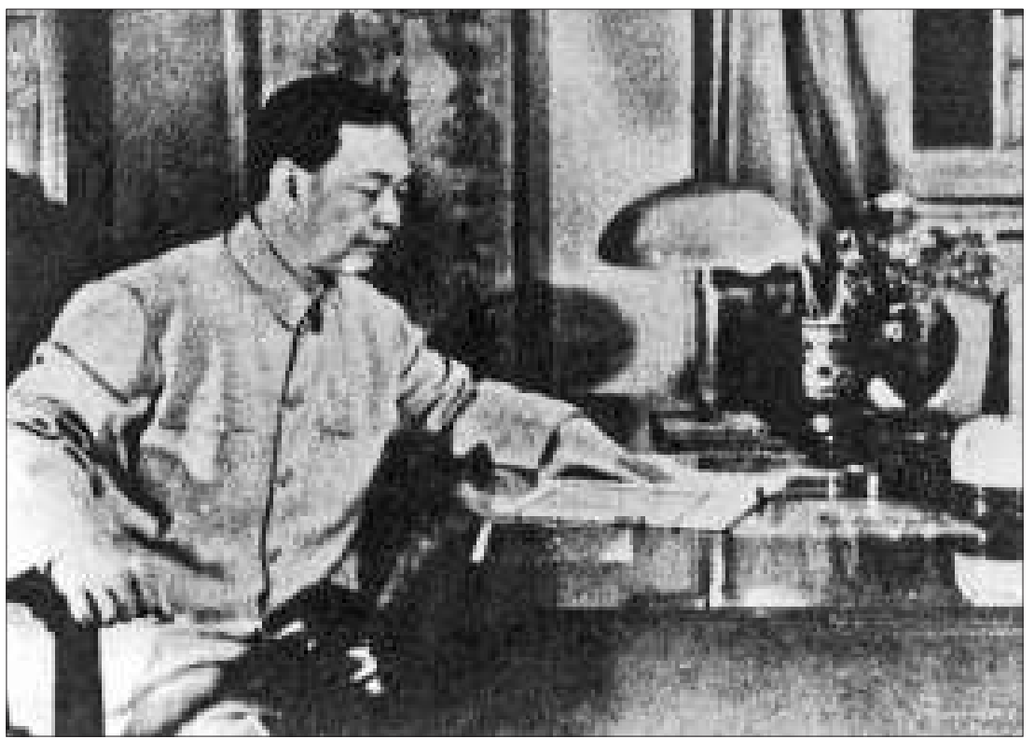
關於伏羲陵，據文獻記載：春秋有陵，漢以前有祠，往後歷代多有整修，但規模不大，靖康之後，祀事不修，廟貌漸毀，至元末已所存無幾。

朱元璋出身微賤，小時候要過飯，放過牛，當過和尚。後來參加紅巾軍僥倖當了皇帝。有很大的自卑心理，爲此他執政以後，採取高壓政策，對與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肆意殺戮，生怕這些對他知根知底的戰友揭他的老底，危及他的皇位。

在伏羲陵的碑文中，有一段這樣的記載：當年朱元璋在戰爭中被敵兵追殺，逃跑來到伏羲陵，情急之中躲進帝廟中藏身，稍頃，敵兵追來，見廟門緊閉，門上爬滿了蜘蛛網，敵兵見狀離去，這是伏羲顯靈，救了朱元璋一命。儘管朱元璋言之鑿鑿，儘管被當作信史立碑紀念。但我認爲，這是朱元璋編造的神話，是一個彌天大謊，所以他在此大修伏羲陵，以表感恩之情。但無論他怎樣欲蓋彌彰，都掩蓋不住他神化自己，維護他的統治的眞實目的。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封爲燕王，他發起靖難之役，奪得了皇位，按照儒家正統，他是忤逆、謀反。他大修伏羲陵在於強調皇權神授。嘉靖帝也不是帝種，是大臣們由郡王舉薦登上帝位的，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借伏羲之名來證明他們是授命於天的眞龍天子。

滿人入關，清朝建立，康乾兩朝也在不遺餘力地修建伏羲陵廟，也是想證明他們並非蠻夷外族，也是正宗的羲黃子孫。可見太昊伏羲不但是華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也是中華民族的保護之神。所以伏羲是應該受到永遠敬仰的人文始祖。



周信芳在讀劇本 （資料圖片）

甜蜜蜜

徐永清

《甜蜜蜜》是鄧麗君所演唱的一首歌，柔美抒情，一往情深，詞曲也是甜蜜蜜的。聽衆的心裡也是甜蜜蜜的。因而此歌流傳甚廣，至今仍然備受廣大歌迷的喜愛。

甜蜜蜜是我們這兒的一道菜餚，是最近幾年推出而走紅的，也是甜蜜蜜的。人們不禁要問，甜蜜蜜是什麼菜？不賣關子，不兜圈子，直接告訴你：此菜係用紅棗裹以糯米粉和花生仁，再佐以白糖和蜂蜜烹製而成的一道甜菜。此菜外觀油亮，清爽動人。紅棗十分軟嫩，糯米粉異樣香黏，花生仁還有點脆。此菜吃在嘴裡，口舌是甜蜜蜜的，心裡也是甜蜜蜜的。大凡品嘗者，個個叫好。

此菜的製作並不複雜，先將紅棗去核。去核的步驟係用刀在紅棗的縱向劃道小口，然後沿着一個方向旋轉着切，前後一圈，正好三百六十度。其後在紅棗的中間塞上裹以花生仁的糯米團，捏緊，黏牢。那米粉僅露出一線的白，這就像一位紅粉佳人微笑之時露出的雪白牙齒。巧笑倩兮，漂亮不?!

完成了上述的步驟，要將加工好的紅棗焯水，焯水的目的是斷生，焯熟。焯後將紅棗撈起，清鍋，並在鍋裡放入開水，加放白糖。待水燒開，放入紅棗，加勺水澱粉。加澱粉的目的是讓菜品稍稍濃稠點，不至於寡淡，以提高其厚實的程度。其後再加勺蜂蜜，添加蜂蜜係增加菜品的甜度和營養成分。起鍋前淋點明油，明油也叫尾油，一般是香油或是色拉油。明油能使菜餚的外觀油亮悅目，光彩照人。常言道：「人看一張臉，貨賣一張皮。」生活中人也好，物也好，外表光鮮漂亮，肯定悅目，快心。人同此心，事同此理。

有人要問了，你這兩個「甜蜜蜜」風馬牛不相及。其實這款菜的開發與命名是受《甜蜜蜜》這首歌的啓發，還有借鑒的因素。

在我們這兒，原來用紅棗製作的菜餚也有不少，吃來吃去都是老一套，總是勾不起人的食慾。開飯館的總要不斷推出新款菜餚，這樣才能吸引食客，財源才能廣進。

話說有家飯店的老闆總想將紅棗菜餚作番改進，此人是大廚出身，還是鄧麗君的歌迷。一天在苦思冥想之際，爲解悶，竟隨口哼起《甜蜜蜜》這首歌。這位老兄靈光一閃，就將此菜的開發定位於「甜蜜蜜」，就在「甜蜜蜜」上做文章。經過幾次實踐，這道菜就算定了型。輪到給菜命名之時，這位老兄又犯愁了。他的太太在一旁說：「就叫『甜蜜蜜』豈不更好?!」嗨！這不是順理成章，天作之合的美事嗎?!

就這麼一道尋尋常常的紅棗菜餚，由於作了創新，又將菜名作了包裝，使其融入了流行和經典的元素，更是迎合了食客的心理。是故，此菜一經推出，立即受到人們的熱情追捧，並迅速躥紅，這有點像今年春晚和趙本山合演小品的「小瀋陽」。你說這人啊一旦要紅，你擋都擋不住，這菜餚也是一樣。「甜蜜蜜」一經問世，許多飯店紛紛效仿。如今在我們這兒的很多酒店，此菜的點叫率、上桌率很高。你想啊，誰不想事業甜蜜蜜，生活甜蜜蜜；尤其談戀愛的，更希望愛情也是甜蜜蜜的。人們爲的啥？爲了有個好的口彩，有個心理的自慰與滿足。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兒開在春風裡，開在春風裡……」我願你的笑，他的笑，都像花兒開在春風裡。

漢高祖的名字

朱巍

漢高祖劉邦有名字嗎？初看起來這是一個很滑稽的問題。因爲所有史書上都清清楚楚的載明：漢高祖，姓劉氏，名邦，字季。這難道還能有假？

史書上的記載並不假，但是漢高祖起初也確實沒有名字。漢高祖被叫作「劉邦」也好，被稱爲「劉季」也罷，其實全是眞實的謊言。

漢高祖出身於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不僅自己沒有名字，父母也都沒有名字。司馬遷在《史記．高祖本紀》中介紹其父母僅寫道：「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太公」在文言文中是對老年男性的尊稱，其實是「老太爺」的意思，根本不是一個人的名字；「媼」在文言文中是對老年婦女的敬稱，「劉媼」其實就是「劉家婆婆」的意思。窮苦人沒有名字在當時也是很普遍的現象。

開國皇帝竟然沒有名字，這可給史官們出了一道難題。如果照實寫入史書，必然有損皇家的體面，如果憑空爲其編造名字，又會違背歷史事實。如何才能找到一個兩全齊美之策呢？史官們冥思苦想，最後終於從漢高祖早年的事跡中找到了靈感。

漢高祖雖然沒有名字，但是在家鄉還是有稱呼的。漢高祖爲人豪爽豁達，非常講義氣，到處交朋結友，最後竟然被推薦當了「亭長」（管十里以內的小官），因此鄉親們都親切的稱呼他爲「劉亭長」。在古代，人們也將一方諸侯或者地方長官稱之爲「邦伯」，漢高祖好歹也算是個鄉長，「劉亭長」如果用文言文表述就是「劉邦伯」了，簡稱「劉邦」。

漢高祖在自家兄弟中排行老三，所以左鄰右舍也管他叫「劉三」。在古代，文化人用「伯」、「仲」、「季」來表示兄弟排行，「伯」代指老大，「仲」代指老二，「季」代指老三。那麼「劉三」用文言文表述就是「劉季」了。說到這裡，也許有人會問：如果照此辦法，漢高祖的大哥、二哥豈不是要被稱之爲「劉伯」、「劉仲」？非常正確，史書上還眞是這樣記載的。

如此一來，漢高祖的名字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史官們在史書中用「劉邦」、「劉季」這樣大氣文雅的名字來稱呼漢高祖，既顧及了皇家的體面，又尊重了歷史事實，眞可謂用心良苦啊！

金邊塔仔山之佛光

陳小卡

大年初二，來到柬埔寨首都金邊最高地塔仔山前。遠遠望去，位於諾羅敦大道北端塔仔山頂，靜立着一座高約二十七米的佛塔，高聳林叢，塔尖入雲，宏偉壯麗。佛塔周圍，綠茵遍地、林葉茂盛、花草青蔥。佛塔旁，矗立一座高棉古廟。寺廟西側，一座巨大靈塔，內藏國王蓬黑阿．亞特的骨灰。正是這位國王把首都遷到金邊。

塔仔山，也稱塔山，山高約百米，爲金邊發祥地。相傳，古時一位叫「奔」的婦人，因發大水順湄公河漂流到此，拾到一尊佛像，供奉在山上，後在此建廟，「金邊」城由此濫觴，逐漸發展成繁華都市，被命名爲「百囊奔」，意爲「奔夫人之山」，當時華僑譯爲「金邊」。南邊有一座小殿，供奉的奔夫人之像，是金邊象徵之一。

我頂着烈日，經豎立着石刻的兩尊七頭蛇神、怪鳥、獅子、佛像的入口，登階上山謁廟。這座傳說高棉文明中心發源的山丘，樹木蔥蘢；裊裊香煙，透過葉縫枝間，繚繞穿過枝葉間的縷縷陽光，散向空中。粉牆金瓦的佛寺，聳立山頂，巍峨簷尖，指向白雲藍天，廟上面精鏤高棉風浮雕，朱牆圍繞着神聖高潔廟宇。山道間，密布赤身黝黑小童、衣衫襤褸形容枯槁的老婦、被地雷炸斷腿的漢子在乞討。天國聖境的寄託與召喚，現實生活的種種苦難，相映對照，鮮明深刻。恍惚間，彷彿踏進古印度婆羅門教詩歌描繪的破壞與重生交疊之境域，有如走入佛陀創教時所歷國度。眼前一切，讓我約略感到，高棉民族歷史的苦難、人民篤信佛教的因由。

柬埔寨，是有兩千年以上歷史的古國。西元一世紀，柬境內建立盛行過印度教的扶南國。西元七世紀中葉，扶南國被屬國眞臘所亡，扶南王子流亡爪哇，建立山帝王朝。九世紀至十五世紀，出現吳哥王朝，被稱爲高棉帝國，國勢鼎盛，文化燦爛。一四三〇年，暹羅進兵柬埔寨，攻陷吳哥。因吳哥靠近暹羅邊境，柬埔寨遷都金邊。

此後柬埔寨國勢衰頹，一八六三年後淪爲法國保護國，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遭日軍佔領，一九五三年脫離法國獨立。而後，歷經王國時期、高棉共和國時期、赤柬時期、金邊政權（韓桑林）暨三派聯合政府時期、全國最高委員會時期、聯合國駐柬機構時期、聯合政府時期，政權交替頻密。柬埔寨近現代，雲雨變幻、風雷激盪，政變、內戰、與外敵作戰不歇，炮火連天、動盪不斷，人口一度劇減幾成；曾卓立印度支那、雄視東南亞之高棉，曾經富庶的高棉，一度成了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塔仔山下的金邊，則處於變幻風雲之中心。

宗教，永遠是人世風雨中的精神港灣。由於印度文化對柬埔寨的歷史影響，佛教成爲國家宗教。城鄉的林立廟宇、如雲僧侶，國旗上佛教聖地吳哥窟標誌，與佛有關的金邊起源傳說，虔誠敬佛的國民，都在彰顯奉佛國風。正是宗教無與倫比的安定力，使災難不已的高棉民族生存下來，生息相續。佛教之光，照耀高棉民族重拾河山再向輝煌的前進道路。塔仔山之佛光，凝聚離析的人心，清濾遺存的仇恨憤怨，撫慰歷史的巨創大痛，寧靜那滿目瘡痍一貧如洗帶來的絕望不安，重燃復興的希望之燈去引導人民前行。

來到廟前，浮想方寂，我手持蓮花、線香，走進廟內，默默祈禱……